



红色记忆

阳光灿烂，清风拂面，我随河北省兴隆县作协一行人出县城，从大水泉的小横河踏上通往驴叫村的窄仄山路。车轮碾过蜿蜒的夹道，两旁的丛林郁郁葱葱。这个藏在兴隆县城东南深山密林褶皱里的小村落，曾在抗战史上刻下深深的刀痕，如今在修缮一新的革命历史展览馆中，正缓缓展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血色画卷。

兴隆县革命历史展览馆坐落在村东头的陡峭悬崖下，青瓦白墙的扇形建筑巍然矗立在山谷中。推开正门，木料清香混合着旧报纸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轻轻掀开了历史的序幕。

展厅中央的沙盘模型首先抓住了我的目光。五指山如巨龙盘卧，黑河支流——小横河似银链缠绕，红色的小点标注着当年的抗日根据地、秘密交通站和作战战场遗址。讲解员轻轻点击屏幕，光影在沙盘上流动，抗战的烽烟便在我们眼前弥漫开来——1933年4月，日寇铁蹄悍然踏入兴隆这片热土；1937年，兴隆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在驴叫村窠永旺家西屋的一间土坯房里诞生。展柜里，泛黄的入党申请书上，第一任



短笛新韵

上甘岭叙事

（三首）

■峭 岩

一个苹果的传奇

战斗白热化时，连石头都冒火
饥渴捏住喉咙，水，水，水
哪怕一滴，就能救命

铁青的岩壁上，水壶干裂地悬挂
黎明在弹壳间流淌铁锈的味道
而一个苹果
从硝烟弥漫的缺口降临
它饱满圆润的姿势
正停在所有瞳孔的红肿里

坑道里，一个个干裂的嘴唇
不啻一口，开始传递
一道神圣的口令
伴随着庄严的心跳
一条枪传给另一条枪
如同火种在灰烬里
静静地燃烧

当最后的手掌
终于捧起这枚发烫的果核
所有的舔舐声在黑暗中发芽
啾啾作响，越来越亮
仿佛一粒星辰
正沿着它浑圆的轨迹
从坑道的深处
缓缓地，缓缓地升起

战地女兵

一个文艺女兵，被子弹拦截
留在了上甘岭
战火中的花朵
她滞留的慰问
被炮火重新命名
弦断处，迸发出更嘹亮的呐喊

残酷的坚守里，歌声依然洪亮
音符的补丁，缝进绸带缠绕的夜晚
当滚烫的弹壳在黎明前渐冷
一个舞姿却把启明星点燃

此刻，所有的弹孔都长出耳朵
倾听那永不磨灭的节拍
节拍深处，那足尖正轻轻叩问大地
在每粒焦黑的冻土下
有一股清泉，将和平之花浇灌

军功章在田野里醒来

他咬断绳索，挣脱出死亡的名册
从弹片和残肢筑起的死亡里
爬回自己的名字

当担架抬着空荡的裤管
军功章却藏入衣柜的暗夜

面对土地，面对故乡
他总是这样想，他们都走了
我还活着，活着
日子是金子啊，握在手上

从此，庄稼长在膝盖上
翻涌成一片金色的海浪
他俯身，数着大豆、高粱
像数着披着硝烟远去的背影
他埋下头，更低，更低
泥土轻触他残缺的肢体
而大地始终记得那枚
被藏匿的金色的“太阳”
如今，他老了，告别了
田野突然涌动起来
涌向天空，涌向人心
那枚金色的“太阳”终于醒来
在村民惊愕的凝望里
在历史的终点里，定格
还有那条丢失的大腿
耸立着，仿佛仍在跨越

在纪念胜利的时刻

■马 达

今天，全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
在和平的阳光下
在纪念胜利的时刻
天安门广场，多少回忆和期待
凝结于撼人心魄的巨幅画卷

观礼台上，抗战老兵精神矍铄
军帽下露出的银白发梢
闪烁着岁月的光泽
嘴角洋溢着欣慰，脑海翻腾着战火
颤抖的军礼，是对往昔岁月的铭记
炯炯的目光，是对辉煌未来的嘱托

一面面战旗，鲜红似火
像要把传奇的故事一一诉说
多少先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如今的幸福生活
那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雄姿
演绎成眼前的铁马金戈

一个个方队，步伐铿锵
踏响时代的脉搏
向前！向前！向前！
所向披靡，风驰电掣
装备精良，展示着中国的力量
战机呼啸，划过辽阔的苍穹

这是和平的宣示
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
坚守正义的承诺
纪念胜利，最好的行动是传承
感恩前辈，就要建设好美丽的山河
全世界的目光，今天都投向中国——
这是历史的回声，也是未来的放歌

刻在山石上的故事

■王淮忠

党支部书记窠永旺的签名力透纸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让人眼眶发热。

左侧展厅的主题是“烽火中的脊梁”。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刺刀、布满弹孔的干粮袋，还有用油纸包裹的《论持久战》手抄本。最令人震撼的是那面“血衣墙”——几件打着补丁的粗布衣裳被灯光照亮，领口和袖口的褐色污渍是永远洗不掉的血迹。讲解员说，这是几位陕西籍八路军伤员在驴叫村养伤时穿过的，村民们用草药给他们敷伤口，用小米粥给他们补充营养，硬是从死神手里把他们抢回。

墙上的巨幅油画《五指山突围》，定格了1943年的惨烈战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领的抗日武装在五指山密林中穿行，刺刀在阳光下划出冷冽的弧光。画面前景，一位小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敌营，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决绝——他叫王虎子，牺牲时年仅16岁，遗物只有半块嚼剩的玉米饼……

离开展览馆，我们沿着石板路向村后走去。核桃树撑起浓荫，树下的青石板上还留着当年妇女们碾军粮的凹痕。穿过一片山杏林，几座低矮的坟茔，在松林中若隐若现，碑前的黄野菊开得正盛。

“这是26位游击队员的合葬墓。”

村支书老谢蹲下身，用袖口擦了擦墓碑上的露水，缓缓说道，“1943年腊月，他们为了掩护群众转移，被日军逼到了鹰嘴崖。最后弹尽粮绝，有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有人奋不顾身冲进敌阵，有人抱着凶恶的敌人滚下悬崖……”他的声音渐低，手指划过碑上模糊的“无名氏”3个字。这些把生命留在异乡的年轻人，很多连名字都没留下，只在村民口中传为“铁柱子”“石头哥”。

离合葬墓不远，有座单独的小坟包，坟头压着几枚硬币和几粒野山枣。老谢说，这是当年冀东军分区枪械所张师傅之墓。这位来自天津的工匠技师，在驴叫村的窑洞里造出了数百枚地雷和土炸弹，最后因本地汉奸告密被捕。日军用烙铁烫他、给他灌辣椒水，一直到他奄奄一息，都没说出兵工厂的位置。

“临刑前，他朝着村子的方向笑了笑，说‘告诉乡亲们，枪把子还在’。等敌人撤走后，我的二姑父霍振明背起英雄的遗体，把他安葬在一棵山核桃树下。”讲着讲着，老谢的眼角泛起泪光，远处的山风掠过松林树梢，簌簌作响，仿佛传来当年的铿锵誓言。

阳光斜斜地洒在村中央的老槐树上，树下的石磨旁聚着几位老人。86岁

被歌声照亮的岁月

——读张忠诚《谁在林中歌唱》

■梁雅琦

罗树汁为军服染色，把猪皮缝制成踏雪御寒的靸靸鞋。作者并未止步于呈现苦难，而是通过这些细微之处，让读者看见生命如何在冻土之上依然执着地开出坚韧而浪漫的花。

作品以“歌唱”为小说主题和灵魂线索。歌声在书中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成为一种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它既抚平了小德子初入山林时的彷徨与悲伤，也在最艰难的时刻点燃了战士们心中的火种。歌声中有对故乡的深沉眷恋，有对信仰的无声坚守，更赋予每一次牺牲以崇高和光辉。它穿梭于6个篇章之间，将《战斗歌》的勇毅、《喜乐歌》的温暖、《摇儿歌》的牵挂、《哈达歌》的虔诚、《送别歌》的壮烈与“起来歌”的觉醒融为一体，最终汇聚成永不消散的民族回响。

在故事的叙述中，作者巧妙地以歌声为脉络，层层递进地展现了国歌精神在战士们心中生根发芽的过程。故事伊始，游击队自发传唱《战斗歌》。那质朴而铿锵的旋律，承载着战士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后来，荷姐带回一支新抄写的歌，并告诉大家这支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到了最后，战士们亲切地叫它“起来歌”。每次冲锋前喊一句“起来”，仿佛能生出无穷的勇气。通过这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作者让我们看到：《义勇军进行曲》从来不是一首遥远的歌，它诞生于战士们的鲜血和呐喊之中，从一

开始就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

《谁在林中歌唱》最动人之处，是对小德子成长轨迹的细腻勾勒。通过小德子的视角，读者感受到在残酷的环境中，勇气和希望是如何被传递与继承的。初闻战士们齐唱《战斗歌》时，他被那磅礴气势所震慑，只敢躲在人后怯怯张望；目睹苍叔无麻药手术的场面，他冲入林中，把泪痕与恐惧尽数埋进白桦树粗糙的树皮；与朝思暮想的哥哥骤然重逢，巨大的喜悦反而将他钉在原地，半晌发不出一个音节；而哥哥的牺牲，更将他推入失语的深渊，是歌声——那曾经震撼他又抚慰他的歌声——最终将他从悲恸中唤醒，重拾前行的力量。

苍叔、荷姐、吴政委、钟大姐等人物，虽非故事的主角，却以各自鲜明的生命轨迹，照亮了小德子的成长之路。他们是小德子的战友，更是在黑暗中前行的灯火。

作者擅长以儿童视角观察世界，并以真切自然的儿童语言完成叙事。例如书中描写燕尾湖学校的上课时间，不是靠钟表，而是靠太阳“走到树丫杈”的位置来判断。这一设定本身就充满童趣。更妙的是，因为身高不同，孩子们看到的太阳位置和老师荷姐并不一样——他们认真派去“侦察”的孩子信誓旦旦地说太阳还没到，可转眼荷姐就敲响了上课的桦木梆子。这段充满童趣的“太阳误差”，生动写出了孩子们天

真而认真的认知逻辑，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展现出儿童文学独有的真实与明亮。

《谁在林中歌唱》以颇具感染力的笔触，将“树林”与“歌声”这一实一虚、一静一动的两个核心意象紧密交融。苍茫林海既是抗联将士们迂回作战的天然屏障，也默默见证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而歌声则成为将士们的精神武器，它在密林间回荡，传递信念，驱散恐惧与孤独。当小德子和战友们在林中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时，歌声与松涛共鸣，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紧相连。这一组意象交织并进，不仅构建出小说深厚的叙事氛围，更赋予历史记忆以强烈的抒情力量，让读者深切感受到跨越时空的信仰之光和生命韧性。

合上《谁在林中歌唱》，那林间的歌声依然在耳边回荡。小德子从不敢抬头看树的孩童，成长为“一辈子都离不开山林”的护林员。而他曾经唱过的那些歌曲，已经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这部作品不仅讲述了历史，更传递了精神；不仅描写了战争，更歌颂了希望。正如书中那句感人至深的话：“这里每一棵树都听过我的歌，它们在我的那些亲人的血浸染过的土地上茂盛生长。”《谁在林中歌唱》就是这样一棵生长在历史沃土中的文学之树，必将结出丰硕的精神果实，滋养新时代读者的心灵。

难忘瓦窑堡

■褚振江

古老乡韵。中间那孔窑洞是会议旧址，面积不大，放着两张八仙桌和六条木条凳。炕上摆放的一张小炕桌上，有纸笔、马灯和泛黄的会议记录。光阴流转，曾经的风雷激荡化为安宁祥和。那场改变时局和国运的会议场景，仿佛回响着岁月之音。

1935年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路进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家开创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时，瓦窑堡人民箪食壶浆、抬着猪羊，夹道欢迎。民间唢呐手头包白羊肚手巾，走在红军队伍的最前头。进瓦窑堡南门时，唢呐手们迈着缓慢的脚步，反复吹奏《将军令》《催鼓令》和《得胜回营》等曲牌。当时正值日本加紧侵华的紧要关头，日军占领东三省，又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进一步占领全中国。另一方面，陕北革命根据地处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瓦窑堡后面临着生存发展的考验。

为制定新时期党的战略策略，根据



读有所得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战争题材始终是一片需要精心耕耘的领域。如何让年轻读者在感知历史苦难的同时，体会到人性的温暖与山谷的力量，是作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张忠诚的儿童小说《谁在林中歌唱》，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深沉的情感力量实现了这一平衡，入选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2024年度“中国好书”。

作品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10岁少年小德子的视角，讲述了他寻找东北抗联七支队的经历，以及在队伍中的成长过程。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次深刻的心灵洗礼。它生动展现了在民族危亡时刻，艺术如何化作不灭的火焰，为战士们点燃希望，凝聚力量、传递信念。

张忠诚在创作《谁在林中歌唱》时，进行了充分的资料梳理，使每个故事既有文学的精致感，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感。作品有扎实的史料基础，用儿童文学的艺术形式呈现抗联战斗史以及战火中成长的少年群像。

书中以一系列生存细节，展现了抗联战士在绝境中的智慧与从容：他们采集桦树汁，将桦树皮裁作歌本，用黄波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黄土高原的小镇，因为90年前的一次会议而被世人所熟知。这里是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发祥地，中央红军抗日东征的出发地。踏访这片红色热土，我的心中始终涌动着崇敬之情。

瓦窑堡的历史可追溯到1227年，蒙古军灭西夏长驱入陕后，沿河而建，因山成堡。元、明、清至民国，瓦窑堡皆为边塞要冲，屯兵设防，屡经修缮，享有“天下堡，瓦窑堡”之誉。它真正声闻天下，名留青史，是中共中央1935年12月在此召开会议向全国发出抗日救国宣言之后，1942年，为纪念民族英雄谢子长，安定县改名为子长县（今子长市），县城由安定镇迁至瓦窑堡。2014年，瓦窑堡镇改设为瓦窑堡街道。

穿过子长市的胡同小巷，我来到下河湾田家大院，墙上的红色牌匾赫然入目——“瓦窑堡会议旧址”。院落古朴宁静，一排五孔窑洞坐西向东，灰砖白墙，拱门花窗，尽显陕北的独特风情和



青山不墨千秋画（中国画）

杨文军作